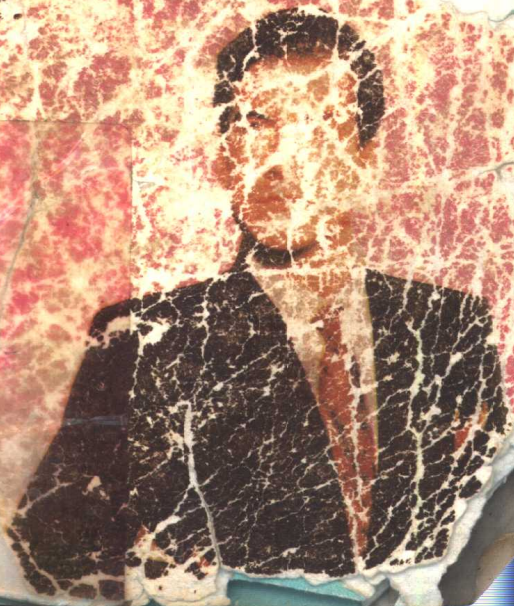


美
重
版
與
下
版

情
斷
好
美



情断好莱坞

(美) 亚民·谢尔顿 著

张 洁 滑国璋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情断好莱坞

(美)西德尼·谢尔顿 著

张洁译 滑国璋 校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原平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241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 7-5378-0233-5

I·329 定价: 3.80元

引 子

1969年11月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在一艘准备从纽约港开往法国哈弗尔港的布里塔根号班船上，发生了一系列奇怪得令人费解的事件。

克劳德·迪萨德，这位布里塔根号船上的事务长，是个沉着干练而又细心周密的人。他总是匆匆忙忙地跑着，喜欢向人们夸耀这是艘“坚固的船”。十五年来克劳德一直在布里塔根号上服务，他从未遇到过他不能利落而谨慎地处理的事情。谁不知道布里塔根号是法国船，的确，这是个崇高的称号。然而在这特别的一天中，仿佛有一千个魔鬼在谋划着跟他做对。国际刑警委员会美法分部和轮船公司所属的便衣警察进行了严密的调查后，也未能得出一个对于这天发生的意外事件有说服力的解释，这对于敏感而又具有高卢人自豪感的克劳德来说，多少是点安慰。

考虑到事件所涉及的有关人物的名誉，这起事件的经过还只限于让世界各国的上层人物知道，但是其中的奥秘仍然未能解开。

至于克劳德本人，他后来从大西洋远洋轮船公司退休，在奈斯开了一家小酒店。在那些日子里，他不厌其烦地向顾客们讲述那个离奇难忘的11月里的一天。

克劳德回忆说，事情是从分发美国总统赠送的鲜花开始的。

开船前一小时，一辆摘掉驾驶牌号的黑色官方小轿车径直驶入哈德孙河下游的92号码头。一个穿着黑灰色制服的人下了车，手里拿着六十三支纯银玫瑰花。他踏在通往轮船的跳板上，和阿兰·萨福德——船上的值班官员交谈了几句，就把玫瑰花庄重地移交给年轻的甲板官员贾宁，贾宁把这束花分发完后就去寻找克劳德。

“我想你可能愿意知道，”贾宁报告说，“这支花是总统送给吉尔女士的”。

吉尔·坦普尔。去年，她的照片登在许多报纸和杂志的醒目位置上，从纽约到曼谷，从巴黎到列宁格勒，到处流传。克劳德想起了他曾在杂志中读到的消息：最近全球竞选最受赞扬的女性的投票中，吉尔独占鳌头，以至于许多刚出世的姑娘都起名叫吉尔。美国一向不乏自己的女英雄，当今的吉尔便是。她的勇气，她获得胜利而随之很快失去的奇异战斗，唤起了全世界的想象。这是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而尤其伟大的是，它包括了德国古典戏剧和一切悲剧中所具有的元素。

克劳德不喜欢美国人，但在这种情况下，他愿意做一次例外。他非常崇敬吉尔。她是——并且这是克劳德能够提供的最高赞美——galante。他决心让吉尔在他船上的这次旅行成为难忘的一次。

克劳德不再去想吉尔，专心地对旅客名单做最后一遍审查。名单上通常都有美国人喜欢使用而克劳德讨厌的

V.I.P.(大人物——译注)这样的缩写语，克劳德尤其感到厌恶的是美国人对于如何造就大人物的那种愚昧想法。他注意到这位极富有的实业家的夫人是单独旅行的，克劳德会意地笑了。他仔细往下浏览名单，看看有没有足球明星马特·埃利斯的名字。他终于找到了，满意地点了点头。克劳德还饶有兴味地发现，隔壁仓里是一位著名参议员和南美的一位脱衣舞星卡琳娜·罗卡，她的名字和最近一些新闻故事颇有点关系。克劳德的目光沿着名单继续往下移动着。

克利夫顿·劳伦斯是最后一个预定船票的。克劳德微微皱起眉头，啊，这是个微妙的问题。假如和劳伦斯先生坐在一起，现在还能做什么呢？平时这样的问题本来不会出现的，因为克劳德总是习惯地坐在船长的桌旁，用鲜为人知的密闻轶事消遣娱乐，款待每一位热心的倾听者。劳伦斯先生是戏剧界的一位代理人，他曾代理出众多的大明星。但是，唉，劳伦斯先生的鼎盛时期已经一去不返了。过去他总是乘坐公主号豪华客轮，定单人房间，当然，是头等舱，但是现在……克劳德思索着打算决定些事情时，发现自己的目光已经扫过名单上其他一些名字了。

船上还有年轻的王族要人，一位有名的歌剧演唱家和一位拒绝领取诺贝尔奖金的俄国作家。

敲门声打断了克劳德的专注，服务员安东走进来。

“啊，什么事？”克劳德问道。

安东那双疲倦的满是眼屎的眼睛注视着克劳德：“是你吩咐人把剧厅锁上的？”

克劳德皱起眉头：“你要说什么？”

“我想是你。还会是谁呢！几分钟前我检查了所有房

间，一切正常，门都锁好了。刚才好象有人走进剧厅，正在放电影。”

“我们从来不在海港租片子，”克劳德肯定地说，“这些门从来不锁的，我要调查一下这件事。”

要在平常，克劳德立即就会去检查这位服务员所说的事，但是现在他必须在12点开船前处理十几件应急的事情：美元帐目不符，最好的一个套间因工作失误重复预定了，蒙太根船长要的结婚花束被送到了别的船上，船长正要发火呢。克劳德停止了思考，他听着船上那早就听惯了四个有力的涡轮发动机的声音。克劳德感觉到了船身离开码头，船驶向海峡。而后克劳德又重新整理他的问题。

半小时后，乘务长里昂走进来。克劳德抬起头问：“哦，是里昂吗？”

“打扰您我很抱歉，但是我想您应当知道。”

“嗯？”克劳德似听非听，他的思路还停在先前那些细致的工作上，他要为船长和每一位就餐人员安排好坐位。船长并不是一个具有社会美德的天才，每天和他的旅客共就晚餐，都得由他来吩咐。就餐时每组人员是否都安排妥当，这是克劳德的职责。

“是有关吉尔夫人的。”里昂开始说。

克劳德立即放下手中的笔，抬起头，那双黑色小眼睛很机敏：“是吗？”

“几分钟前我从她舱前走过，我听到高声说话和尖叫声。隔着门很难听清说什么，她似乎在说‘你真要我的命啊，你真要我的命啊！’我想有必要介入一下，就来报告您。”

克劳德点点头，“你做得对，我就去检查一下，看看她是

否一切都好。”

克劳德目送乘务长离去。简直不能想象会有人伤害象吉尔这样的女人。“这是起强奸案”的念头闪现在克劳德那高卢人的豪侠义士的头脑中。他带上大沿帽，迅速照了一下壁镜，向门口走去。这时电话响了，克劳德迅速抓起话筒，“我是克劳德。”

“克劳德，”是三副的声音，“上帝保佑，请派人带个拖布到剧厅来好吗？那里到处都是血。”

克劳德的心猛地往下一沉。“好吧，”克劳德答应着。他挂上电话，安排一个乘务员去剧厅，然后就给医生挂电话。

“安戴吗？我是克劳德，”他竭力使自己的声音镇静，“我想知道是不是有人去看过病……不，不是。我原来在想止晕丸。这个人在流血，也许很糟……我明白了，谢谢。”他挂上电话，心里的不安情绪在上涨。他离开办公室，径直向吉尔的卧舱走去。克劳德走到吉尔门前时，他听到船的有节奏的声音变了。他向大海看去，看见船已到达恩布路斯海峡的标灯船附近，在这里轮船要离开领航船驶向大海。然而，布里塔根号却慢慢停下了。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克劳德匆匆走向栏杆检查船边。海面上，领航船已经贴近布里塔根号的货舱口，两名水手正从轮船上往领航船上搬行李。当克劳德察看时，一名乘客走下轮船的舱口，上了小船。克劳德只来得及扫了一眼那乘客的后背，但是他能断定那乘客一定是在身份证上出了问题。这简直不可思议！旅客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轮船，这事故是如此出乎寻常，以致克劳德事务长有点震惊了。他转过身匆忙向吉尔的卧舱开路。对于他的敲门，里边没有任何反应。他又敲门，这次声音稍微

大了些。“吉尔夫人……我是克劳德，本船事务长。不知我是否能向您提供些什么服务。”

没有回答声。到现在，克劳德体内的警告系统发出尖鸣声。他的直觉告诉他出了某种可怕的事情。他有一种预感，事件的中心有可能是围绕着这个女人的。一股疯狂愤怒的想法在他的脑海里乱舞。她已经被谋杀了，或者被绑架了，或者——他试试门的把手，没有锁着。克劳德慢慢推开门。吉尔正站在卧舱的那一边，望着侧窗口外边，她的后背对着克劳德。克劳德张开嘴正要说话，却看到她的身体有些僵硬，他的话便未能说出。他在那儿笨拙地停了一会儿，考虑自己是否该悄无声息地退出门外。就在这当儿，卧舱里突然爆发出一声可怕的强烈的叫喊，象是一只野兽因伤痛发出的嘶吼。面对如此惨痛的私人烦恼，束手无策的克劳德只好退出门外，小心翼翼地随手关上了门。

他在舱门外边站了一会儿，听着里边无言的哭泣声。接着，有一种深深的震撼感向他袭来，他转身向主甲板上的剧厅走去。一个乘务员正在用拖布擦洗厅前的血迹。

Mon Dien，克劳德想，接下去会是什么呢？他试试剧厅的门，没有锁着，克劳德走进这个能装六百名旅客的现代化礼堂。厅里空无一人。他激动地向放映室走去。门锁着。只有两个人有这个门的钥匙，放映员和他。克劳德用自己那把钥匙打开门走了进去。看去一切正常。他向两台 35 毫米放映机走去，把手放在上面。

有一台是热的。

在 D 甲板上船员的宿舍里，克劳德找到了放映员。他向事务长保证他一点也不知道有谁动过放映机。

在回办公室的路上，克劳德穿过厨房抄了近路。厨师长拦住他愤怒地说：“瞧瞧这个，”他象是给事务长下命令，“瞧瞧是哪个白痴干了些什么！”

在一个大理石的面案上放着一块六层厚的婚礼蛋糕，蛋糕上有精致的仿新娘和新郎的糖人制品。

有人敲坏了新娘糖人的头部。

“就是在那个时刻，”克劳德总是这样对他酒店里那些听得入迷的顾客说，“有一件非常恐怖的事件即将发生了。”

第一卷

1919年，美国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城，称得上是世界最发达的工业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底特律曾用坦克、卡车和飞机支援过战争，对协约国的胜利做出过出色的贡献。随着战争的告停，厂家们又重新开始生产汽车了。于是，这里天天有四千辆汽车出厂，直达口岸，装船运走。大批的技工和壮工从各地来到汽车城寻找工作。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潮水般地涌进底特律。

这些新移民中有一对夫妇：保罗·坦普勒豪斯和他的新娘。保罗原是德国慕尼黑的一个屠宰工，他带着与弗里达结婚所得的一笔陪嫁移居纽约，开了一个肉铺，没过多久便弄出“赤字”，只好又搬到波斯顿。已经辗转迁徙，最后来到了底特律。他所到之处屡屡碰壁，即使在肉食紧俏、需求量猛增的时候，保罗的生意仍是亏本。他算得上是个熟练的屠宰工，却不是个有才干的生意人，因为他的实际兴趣在于作诗而不是赚钱。他宁愿把时间花在诗意的寻求和韵脚的推敲上，他不断地把诗稿寄往各家报纸和杂志，却没见有一首“杰作”登出来。在保罗眼里，钱是不重要的，他常常给顾客赊帐，以至很快就传开这么一句佳话：如果你没有钱却又想吃最好的肉，那就去找保罗。

保罗的妻子弗里达长相丑陋，在保罗向她求婚——更确切地说是朝她父亲的腰包打主意——之前，她从未和男人交往过。弗里达恳求父亲同意这门婚事，而老头却并不着急，因为他怀疑保罗是否能永远爱着弗里达。为了让自己放心，老头子格外地在陪嫁上加了码，弗里达和丈夫这才算囊中充裕地离开德国，步入这个新的世界。

第一次见面弗里达就羞怯地爱上了保罗。她以前从未见过诗人。保罗面孔清瘦，谈吐斯文，眼睛有些近视，头发梳向脑后，很有些学者风度。相识几个月之后，弗里达才相信这个标致的青年真的属于她了。她对自己那副“尊容”的诱惑力当然不抱幻想。她粗手笨爪，象是山药皮似地疙疙瘩瘩的难看。唯一受看的是她那双活泼的蓝眼睛，闪动着龙胆一般的碧蓝色的光泽。她脸上的各部零件，象是拼凑起来的。鼻子象她的祖父，大而呈球茎状；前额象一位叔叔的，高而倾斜；方下巴透露着刚毅，很象她父亲。弗里达多少还有点内秀，尽管上帝象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似地给了她这副面孔和身段。不过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她那怕人的外貌，除了保罗，她的保罗，好在弗里达并不知道赢得保罗青睐的是她的嫁妆，这笔嫁妆使保罗得以摆脱整日与血淋淋的猪牛为伍的屠夫生活。保罗一直梦想着经商致富，挣来足够的钱以便专心致志地干他所钟爱的诗歌创作。

弗里达和保罗来到萨尔茨堡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堡郊畔的一个小客栈里度蜜月。城堡座落在一片草树环抱的湖边，幽雅而迷人。新婚之夜的美妙情景在弗里达的想象中已经设计过一百遍了：

保罗会插上门，把她抱在怀里，一边给她脱衣服，一边

柔声蜜意地跟她说着情话。接着是他的咀唇找她的咀唇，如饥似渴地热吻。

实际上的新婚之夜却让弗里达大失所望。颤抖的新娘还等着新郎说些罗曼蒂克的动情话，他却已爬到她的身上，稍倾又爬了下来。

对于惊魂未定的新娘来说，一切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而对于曾在慕尼黑与妓女鬼混过的保罗来说，当他又下意识地摸钱包时才想起了这是新婚之夜，是不用付钱的。

保罗入睡已经很久了，弗里达还睁着眼躺在床上，她竭力不去想那些让她失望的事。

“性欲并不重于一切，”她心里说，“我的保罗会做一个好丈夫的。”

结果她又错了。

新婚不久，弗里达开始用现实的眼光看待保罗了。她过去一直受着“贤妻良母”式的德国传统教育，她能够服从丈夫，但她却不愿意把自己弄到愚蠢的地步。保罗除了诗歌以外，对生活一窍不通。弗里达开始意识到情形很糟。在她能想到的每一件事上，保罗都干得很蠢。保罗优柔寡断，而她是果决的；保罗做生意笨头笨脑，而她却很精明。开初，当保罗这位一家之主由于拙笨、心肠软而胡乱花销那份嫁妆时，她默默地忍着。来到底特律以后，她忍不下去了。这天，她昂然走进丈夫的肉铺查对帐簿。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贴出通告：概不赊帐。丈夫害怕了，但这不过是个开头。弗里达提高肉价，刊登广告，用特供本优惠邻里，店铺通宵开门。从此，大事都由弗里达决定，保罗只有服从的份儿。弗里达的失望促使她变成一个专制的君主。她发现自己有待人

接物的才能，坚定果断的品格。弗里达主宰了这里的一切：如何积资，在哪儿居住，去哪儿度假，以及什么时候要孩子。

一天夜里，弗里达向丈夫发布了命令：“她想要个孩子。”保罗担心过度的夜生活会把他的身体搞垮，而弗里达却全然不顾这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三个月之后，弗里达告诉丈夫他可以休息了，她怀孕了。保罗想要个女儿，弗里达却盼望生个儿子。结果是他们所有的朋友都不感到意外，婴儿是个男孩。

按照弗里达的意见，是由助产士在家接产的。分娩十分顺利。婴儿一切正常，唯一使人感到震惊的是婴儿的伟器出奇地硕大。

她根据本地一位参议员的名字给孩子取名托比。保罗说，由他来教育孩子，父亲毕竟有义务抚养儿子长大成人。

弗里达只是笑笑，她很少让丈夫接近孩子。孩子是由弗里达带大的。她能用德国拳制服丈夫，而且并不因为没有拳击手套而感到遗憾。

托比五岁时是一个瘦体形、细长腿的孩子，有着一双跟母亲一样的蓝眼睛。托比崇拜母亲，总愿意母亲常呆在自己身边。他喜欢让母亲抱起他放在她肥胖柔软的大腿上，这样他就能把头深深扎在母亲的怀里。可是弗里达没那么多时间抱他，她整天忙着挣钱养活一家人。她爱小托比，决心不让托比成为他父亲那般软弱的人。她要求托比每做一件事都要做好。托比上学了，她监督他做作业，孩子遇到难题，她就鼓励他：“孩子，加把劲！”她会一直站在孩子身旁，直到孩子解开那道难题。母亲对托比越是严格，托比便越爱母亲。托

比很怕惹母亲生气。母亲对他总是批评多，表扬少，她认为这对孩子有好处。当助产士第一次把孩子放在她双臂上时，她就相信这孩子总有一天会成为大人物的。她无法断定孩子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成为大人物，但她坚信总会实现的，仿佛上帝在她耳边轻轻对她这样说过。当孩子还不大懂事的时候，弗里达就给他讲他的伟大的诞生。她翻来复去地讲，随着小托比的一天天长大，他自己也相信自己是会出人头地的，只是不晓得该怎样和为什么要出人头地。母亲的话是永远也不会错的。

托比最愉快的是坐在大厨房里做作业，母亲在一个老式的大火炉旁做着饭。她总爱做一种浓黑豆汤，上面漂满泥香肠；还有几盘多汁的多味香肠，还有用土豆粉和着鸡蛋烙成的煎饼，可口极了。她有时站在厨房中央的木墩上用那双粗壮的手揉和面团，再在面团上撒一层粉面，而后魔术般地做成喷香的食品。托比常常搂住妈妈肥胖的躯体，他的脸刚能贴到母亲的腰部。母亲身上那种女性特有的麝香般的香气和厨房中的香气弥混在一起，常常使小托比心潮荡漾。他在后来的人生里，每闻到奶油中烹调新鲜苹果时所发出的香味，便想起母亲那丰腴的身体来。

托比十二岁那年的一天下午，邻居一个饶舌妇德尔金太太来串门。她长着一张漂亮的脸蛋，一双乌黑的眼睛，嘴里是一条闲不住的舌头。德尔金太太走后，托比怪模怪样地模仿了她一下，引得母亲大笑不已。这是托比第一次听到的母亲的笑声。从那以后，托比总是生着法子给母亲逗乐。他时而扮作到肉店来买肉的顾客，时而又模仿老师和某个同学的声调和作派，这时候总能听见母亲开心的笑声。

托比终于想出一个母亲肯定赞成的主意。

他参加了学校的表演选拔赛，居然成了演出的主角。晚会上，母亲坐在第一排不断地为儿子的成功表演鼓掌。就在这个时候，弗里达忽然悟出该选择怎样的路子来实现上帝的许诺。

1930年初，美国经济大萧条开始了，全国各地的影剧院都绞尽脑汁地设计招数，招引观众来充实剧场中空荡荡的坐位。有的在剧场里提供小吃，开设音乐茶座和午夜赌场，有的雇用风琴师为一边观看弹力球游戏一边唱歌的人们伴奏。

那时的业余演出比赛很盛行。弗里达时常留心戏剧报，看看哪里有比赛，好送托比去参加。她自己坐在观众席上看托比模仿艾尔·乔利森，詹姆斯·卡格尼和埃迪·坎托。弗里达不住地喝彩：“多么富有天才的孩子啊！”托比每次比赛都能夺得头奖。

托比长高了，只是依然消瘦。他真诚、憨厚，小天使的脸上忽闪着明亮的蓝眼睛。只要看他一眼就会懂得什么叫纯真无瑕。见到他的人都想抱抱他，都愿意保护他别受到生活的伤害。他们爱他，为他的演技叫好。托比第一次意识到他是命定要成为明星的，首先为了母亲，而后为了上帝。

托比十五岁时萌发了情欲。他在卫生间用手触摸下体时体会过一次快感，却又不大满足，他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位姑娘了。

一天晚上，托比替母亲办完事，搭一位同学的姐姐的车回家。她叫克拉拉·康那斯，是位结了婚的少妇。克拉拉披一头漂亮的金发，乳房高耸着。托比坐在她身旁，被刺激得